



临床经验集

张琪 著

临 床 经 验 集

Linchuang Jingyanji

张 琦 著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哈尔滨



黄廷编辑 李月茹
封面设计 兴顺

临床经验集

张琪著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南岗区分部街28号)

哈尔滨船舶学院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 9.25 ·字数200千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书号：14217·077 定价：1.00元

前　　言

古人曰：“天下之至变者，病也；天下之至精者，医也。”医者只有博极医源，穷其所变，方能担负起疗百病，起沉疴，造福于民的光荣职责。医疗工作是国计民生中的大事，与人民的生命安危息息相关，稍有闪失，就会贻误病家，造成不良后果。故为医者，应待患如亲，至精至诚，让饱受痛苦的患者饮橘之甘泉，啖杏林之蜜果，摆脱困境，步入坦途。此医之天职也。

予自少年即酷爱医学，遂遵“大医精诚”之训，悉心钻研医典，博览古今医著，在临床实践中亦兼采西医之长，期能尽医之天职，为人民群众服务，在医苑中微有建树。为洞晰医理，常苦苦思索，寻根溯源；为疗救危难，常潜心研究，以求效验；为启迪后学，常精写教案，循循诱导。凡医理有所悟，临证有所得，教学有所长，辄援笔志之。日积月累，积稿渐丰，摘其精要，撰为是书。冀为同道抛引玉之砖，为人民的健康事业献芹。

本书主要内容可分两大类：其一是多年临证中的心得体会；其二为近年讲学之文稿，计二十三篇。虽未能尽善尽美，亦可反映出自己学术思想之梗概。文中有阐发医典之奥旨者，有发扬先贤之经验者，有矫正古人言论之讹者，但更多的篇章是记述自己临证的得失，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予素不尚空谈，临证时确有实效者，方敢笔之于书，以供借鉴。

祖国医学浩如烟海，予之所学，仅沧海一粟，泰山一壤。虽经四十余年之研讨，仍觉知识浅薄，真知灼见甚少。予之所

得，皆愚者千虑也。因诊务繁忙，力有未逮，书中舛讹之处在所难免，尚希高明斧正。

本书能够付梓问世，应感谢领导和同志们的鼓励，中医同道的赞助，在此谨致谢忱。

张 琪

1984年5月于哈尔滨

目 录

- 中风概论及治疗 (1)
冠心病的病因病机与治疗探讨 (26)
肾炎的辨证论治 (43)
辨证的治疗经验 (75)
病毒性肝炎的病因病机及证治探讨 (97)
糖尿病的治疗体会 (124)
胃病治疗十法 (131)
再生障碍性贫血证治 (144)
白血病及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治验 (160)
血尿证治 (166)
尿路结石的治疗经验 (184)
咳喘证治拾零 (188)
阳萎病治疗一得 (196)
漫谈《伤寒论》桂枝汤类方证治 (199)
麻黄汤类方证治 (214)
柴胡汤类方证治及运用 (221)
《伤寒论》阳明腑证之机理及三承气汤之运用 (243)
临床运用石膏治疗急性热病的经验 (251)
吴茱萸汤运用之经验 (263)
黄连阿胶汤之运用 (267)
抵当汤、丸及水蛭之运用 (270)
加味桃花汤治疗滑泄 (276)
论瘀血与活血化瘀 (279)

中风概论及治疗

中风相当于现代医学脑血管疾病（脑出血、脑动脉血栓形成、脑栓塞、蛛网膜下腔出血及部分神经系统疾病。）为常见病、多发病之一，病死率较高，对广大人民尤其对老年人的健康威胁极大。现将祖国医学有关本病的病理机制及本人治疗经验介绍如下：

一、前人对中风的概论

中风分真中、类中两种。真中为风邪外中，如《灵枢·刺节真邪》篇说：“虚邪偏客于身半，其人深，内居营卫，营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金匱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说：“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脉微而数，中风使然”。 “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这是关于中风最早的记载。至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有：风癥候；风口噤候；风舌强不得语候；风口喎候；风痱候；风偏枯候。《千金方》有：风痱、风懿之论，综观唐宋以前对本病立论多趋向于风邪外中，即真中风。金元间刘守真、李杲、朱丹溪等首创此病乃属于内风，非外来风邪致病，三家一强调火，一强调气，一强调痰。如刘守真说：“俗云风者，言末而忘其本也，所以中风而有瘫痪诸症者，非因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之也，亦非外中于风，良由肾失宜，而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阳实而热气怫郁，心神昏冒，筋骨不为用，且卒倒无所知也。多因喜、怒、思、悲、恐之五志，有所过极而卒中者。”

李杲认为病机在元气不足而邪凑之，李氏说“经云：人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故中风者，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也。几年逾四旬，气衰者多有此疾，壮岁之际无有也。若肥盛则间有之，亦形盛气衰如此。”朱丹溪着重于痰，朱氏说：“西北两方真为风所中者有之，东南之人，皆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综观三氏对本病病因病机的认识较前人有了较大的转折，强调本病主要属于内风。所不同者，有的主火，有的主痰，有的主虚。这是金元时代各家学说之争的反映，皆各具有实践意义，从此形成了内因学说，扭转了唐宋以前外中风邪的论点，是对本病病因认识的一大进展。

明张景岳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提出本病为“非风”。他说：“非风一证，即时人所谓中风证也。此证多见卒倒，卒倒多由昏愦，本皆内伤积损颓败失然，原非外感风寒所致。”他又说：“凡病此者，多以素不能慎，或七情内伤，或酒色过度，先伤五脏之真阴，此致病之本也”又说：“盖其阴亏于前，而阳损于后，阴陷于下，而阳泛于上，以致阴阳相失，精气不交，所以忽而昏愦，卒然仆倒……，故中年之后乃有此证。”清叶天士又进一步阐明了“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荣，肝阳偏亢”的病机。清王清任《医林改错》谓本病乃元气亏损过半，如归并于左，则右半身无气，如归并于右，则左半身无气，无气则不能动，不能动，名曰半身不遂。”近人张山雷《中风斠铨》引证《素问·生气通天论》谓：“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素问·调经论》云：“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反则生，不反则死”。大厥、薄厥相当于脑溢血及脑血管痉挛等病。可见《内经》时代已认识到此病与内在因素有关。惜缺乏系统论述，而以风立名，故为后人所忽略耳，近人张锡纯《医

学衷中参西录》在《中风斠銓》的基础上，对本病论述较详，立建瓴汤、镇肝熄风汤治疗脑充血症。张氏论本病病因、病机及治疗均具卓识和创见，又较前人有了新的进展。

综观前人对本病的阐述，可概括为唐宋以前多主张腠理空虚，风邪外中；唐宋以后，则主张非外中风邪，属于内在因素致病。前者为风邪外中，故名真中风；后者因非外邪所中，故名类中风。据临床观察真中风既包括脑血管疾病，也混杂一部分神经系统疾患在内，类中风则纯属脑血管疾患。后附有病案，可资说明。

二、中风证候

类中风如前所述，相当于脑血管疾病，从临 床体会《金匱要略·中风历节》篇记载之中经中络，相当于脑血栓形成及脑出血之轻者，其临床表现特点为神志清楚，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语言障碍等，中腑中脏相当于脑出血较重者，一般分为闭证与脱证。闭证出现神志昏迷，牙关紧闭，两手紧握等，又分阳闭和阴闭二类。阳闭即有热象者，如面赤气粗，鼻息鼾声，痰声曳锯，便溺阻隔，舌苔黄腻，舌绛干，甚则卷缩，体温较高，脉弦滑而数。阴闭即闭证之有寒痰者，临床表现为面白唇紫，痰涎壅盛，四肢不温，舌苔白腻，脉沉滑，亦有起始表现阴闭以后又转为阳闭者。如病情好转，经过治疗，患者神志清醒，遗留肢体瘫痪，语言障碍等。

此外尚有脱证，除昏迷与闭证相同外，表现为口开眼合，鼻鼾息微，手撒遗尿，汗出肢冷，苔白润，脉细弱，血压下降，相当于呼吸循环衰竭，病者至此多属垂危阶段。

三、中风的治疗

中风一方

适应症：中风入脏腑（脑出血）猝然昏倒，神志不清，颜面潮红，口眼歪斜，痰声曳锯，牙关紧闭，偏瘫，鼻息鼾声，大便不通，小便赤涩，两拳紧握，体温高，舌苔黄腻，舌绛干，脉弦滑或弦数有力，瞳孔定干涩，对光反射消失，呼吸气粗，胸部烦热，时去衣被，血压高。

辨证：为痰热壅闭清窍，腑实不通。

治法：

1、醒脑开窍，用凉开法安宫牛黄丸、清心丸、至宝丹之类。

2、刺人中、水沟、十宣等穴以清神志。

3、化痰清热、通腑泄浊。

半夏 胆星 橘红 石菖蒲 郁金 黄芩 蕺菜各15克
元参 麦冬 菊花各20克 川连10克 大黄15~25克 生地25
克 水煎服。

加减：大便闭结不通加芒硝15克（冲），四肢抽搐加全蝎5克，蜈蚣1条。

1、本方为化痰清热通腑之剂，治疗中风属于痰热内壅之闭证。方中半夏、胆星、橘红化痰，芩、连清热，菖蒲、郁金开窍，生地、元参、麦冬滋阴清热，大黄泄热通腑。

2、据临床观察，此病皆大便不通，甚至有七、八日不便者，神志昏迷不醒，全身蒸蒸发热，脉象弦滑有力，舌红绛苔黄燥，服此方后大便通利，下燥屎后，神志即随之而醒。因之内大黄一味，甚为重要，用量足方能取效，量小则大便不下，神志亦不能好转。

3、《金匮要略》泻心汤用大黄治吐血，《神农本草经》谓其治下瘀血血闭，盖因其有泄热开瘀之作用，血因热迫则妄行吐衄，大黄泄热则血止。笔者用大黄治疗胃出血之属于热者，常应手取效，脑溢血的病机，乃血因热迫而外溢，所谓“热伤阳络”，用大黄协同其它药泄热，清热止血，与泻心汤治吐血意义相同。如见血止血，用止血药治疗则为舍本求末，反不能取效。

安宫牛黄丸、至宝丹、清心丸之类为凉心开窍剂，除用于温病邪热内陷心包的热闭之外，亦治中风之热闭，但用量小则杯水车薪不能取效，可采取每次2～3丸鼻饲，四小时一次，大剂量连续用药，使其能胜病方效。

中风二方

适应症：中风入脏腑，昏不知人，痰声漉漉，四肢不温，面白唇紫，舌苔白腻，脉象沉滑，无狂躁，静而不烦，口眼歪斜，偏瘫，两拳握不紧。

诊断：中风入脏腑，闭证（阴闭）。

辨证：痰气（寒痰）郁结。扰于心神窍络闭阻。

治法：辛温开窍，豁痰。

1、辛温开窍豁痰，苏合香丸。

2、豁痰开窍。

清半夏20克 陈皮15克 茯苓20克 甘草10克 枳实15克 竹茹15克 菖蒲15克 胆南星15克 郁金15克 水煎服。

1、本方即导痰汤加味，为豁痰开窍之剂，痰除窍开则神志苏醒。寒痰壅闭，不可用寒凉开窍之药，必须用辛温开窍法。苏合香丸方中苏合香油、龙脑、麝香、檀香、木香、沉香皆芳香开窍醒脑之剂。适用于寒痰壅闭之阴闭，但用量小则药力不逮，2.5克重丸药，每次可服3～4丸，四小时一次，采

取连续用药法，以神志清醒为止。

2、临床观察，阴闭用温开豁痰后，病人神志清醒，常出现舌红苔燥口干，手足由凉转热，由阴转阳，病有向愈转机，此时宜停服温药，防止伤阴。

3、本方的要点在于痰湿蒙闭心包，因未化热，故防止寒凝之药，与痰热壅闭者，化痰则同，清热除湿则异。

4、“脾脉络胃，夹咽，连舌本，散舌下。心之别脉系舌之本”。风痰中于二经，壅塞经络，则舌强不得语。本方除风痰，开窍络治舌强难言颇效。

前人朱丹溪认为，痰湿为中风致病因素，所以治疗中风多主张豁痰。祖国医学所论之痰，有广义、狭义的不同。狭义之痰多系呼吸疾患；广义之痰，如风痰、痰火、痰湿、顽痰、痰核等，如“痰中”即为中风类型之一，痰火症、痰湿头痛、痰火眩晕等，多包括脑动脉硬化症。痰积心痛则与心血管硬化，冠状动脉供血不全，心肌梗塞等有关。此外也有一部分痰症与内分泌系统疾患和脂代谢紊乱有关，所以用祛痰类药物治疗冠心病和中风等，常收效满意。痰湿和痰浊阻滞则脉络不通，通过祛痰通络则窍络通。笔者用温胆汤治脑血管硬化之眩晕，冠心病、心绞痛辨证属痰湿阻络者皆效。古方青州白丸子、三生饮治卒中痰迷皆是此意。苏合香丸治中风阴闭，又治冠心病心绞痛亦是豁痰开窍通络的作用，与活血化瘀有殊途同归之效。

中风三方

适应症：中风苏醒后，头痛，心烦不寐，半身瘫痪，舌强难言，手足热，舌绎干，脉弦滑或弦数，血压一般偏高。

诊断：中风（内风）

辨证：阴亏阳亢，心肝二经风火上升。

治法：滋阴潜阳、清热平肝熄风。

处方：生地25克 玄参25克 枣仁25克 生赭石30克 珍珠母30克 川连10克 柏仁20克 生牡蛎20克 生龙骨25克 甘菊10克 夏枯草25克 怀牛膝20克，水煎服。

本方用生地、玄参、赭石、龙牡、珍珠母滋阴潜阳；枣仁、柏仁安神养心；怀牛膝、夏枯草引血下行；菊花、黄连清热熄风。如大便秘者，加大黄以泄热通腑。热盛者加生石膏、痰盛者加竹沥、竺黄、胆星。心烦不寐者加阿胶、鸡子黄冲服。曾治王某脑出血昏迷，经抢救苏醒后，心烦不寐，诸药不效，投以本方加阿胶、鸡子黄二剂即能入睡，随之心烦亦除。

张锡纯氏引证《内经·脉解篇》曰：“肝气当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煎厥”。“盖肝为将军之官，不治则易怒，因怒生热，煎耗肝血，随致胆中所寄之相火，燔然暴发，挟气血而上冲脑部以致昏厥。”本方用大量镇肝平肝、清热滋阴之品，即防其气血上冲再次出血。

高血压及高血压脑病，辨证属肝阳上亢者，此方亦效。临床中遇高血压脑病，血压急剧上升，临床表现头痛、眩晕、恶心、呕吐、视力模糊，甚至失明、失语、四肢抽搐，下肢或侧肢瘫痪，视神经乳头水肿，以及视网膜出血、渗出物。辨证属肝阳暴张，心火亢盛，用本方配合针刺内关，太冲等穴，常收效满意。

《金匱要略·中风历节病篇》有风引汤一方治热瘫瘓，方中皆金石重镇之剂。本方亦重用龙牡、赭石、珍珠母等诸石重镇，介类潜阳，实师风引汤方义而成。

中风四方

适应症：中风入经络，（脑血栓形成及脑出血之轻者，或脑出血后遗症，脑血管痉挛等）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舌强语

言蹇塞，意识清，头晕，手足麻，或寒热，肢体拘急，脉浮滑或弦滑兼数，舌边红苔白。

诊断：中风入经络。

辨证：血虚不能营筋，邪热内蕴，外为风邪所中。

治法：清热养血，疏风通络。

处方：秦艽15克 二活20克 防风10克 川芎15克
白芷15克 黄芩15克 二地40克 生石膏50克 当归20克
赤芍15克 苍术15克 甘草10克 水煎服。

1、本方有清热、养血、疏风、通络之作用，以治风邪中经络而兼内热者。秦艽、防风、二活、白芷疏散风邪；当归、川芎、二地、赤芍养血和营。养血与疏风合用，体现了扶正祛邪的治疗原则，兼内热故用生地、石膏、黄芩以清热，苍术除湿，合而为剂，使邪除、血和、筋疏。邪去正不伤，诸证自可向愈。

2、本方应用的要点，在于风邪挟热，血虚不能营筋，故肢体拘急，手足热，舌红苔白，脉弦滑兼数等。因属血虚挟热，故用四物汤补血和血，又用石膏、黄芩清热。补血与清热合之以治内，再加祛风之剂以治外，内外并治则风邪自除。由于风邪挟热留滞经络，切忌一味纯补，误补则邪气滞而不去，促使病情加重。这种误治的情况，予平生所见甚多，医者不可不慎。

中风五方

适应症：中风入经络（脑血栓形成）半身不遂，酸软无力，头昏，口眼歪斜，舌苔白薄而干，脉浮数或弦数。

诊断：中风入经络。

辨证：为风邪挟热入于经络。

治法：疏风清热，活血通络。

处方：钩藤15克 独活15克 菊花15克 黄芩15克
生石膏40克 赤芍20克 全蝎7.5克 红花15克 丹参20克
川芎15克 水煎服。

方中独活、全蝎祛风，钩藤、菊花熄风，石膏、黄芩清热，赤芍、红花、丹参、川芎活血通络，合而为剂，以治风热交炽邪入经络之证，临床观察多见于脑血栓形成初期之有热者。

丹参、川芎、红花、赤芍为活血化瘀之剂，治疗缺血性中风甚效。据有关单位报导，经动物实验结果，上述四味药，具有明显的抑制血栓形成的作用。

此类型忌用补药，误补易使经络壅塞邪气不除，病必加重。辨证应注重舌苔白干、质红，脉象弦而有力或滑数等风热表现。

中风六方

适应症：舌强语言不清（喑痱），肢体麻软，偏废不用，口眼歪斜，饮水呛，口干痰多、舌淡、脉虚弦、尺沉弱。

诊断：中风（内风、肝肾阴亏、脑血栓形成及脑溢血后遗证，蛛网膜下腔出血等）

辨证：肝肾阴亏，阴损及阳，虚风内动，心开窍于舌，肾脉挟舌本，肾气虚不上荣于舌，则舌强难言，痰浊循二经上泛，则口干痰多，肢体麻软，上重下轻。

治法：宜补肝肾之阴为主，辅以助阳以固本，开窍豁痰以治标；标本兼固，以治本为主，使水升火降，内风自熄。

处方：熟地30克 山萸20克 石斛20克 茯苓20克
巴戟15克 枸杞子20克 麦冬20克 五味子10克 菖蒲15克
远志15克 肉桂7.5克 附子7.5克 茶芩20克 水煎服。

本方用熟地、山萸、枸杞子滋补肾阴为主药，辅以茯苓、巴戟、附子、肉桂以助肾阳，阴阳充则真元得以温养，浮阳摄纳，肉桂、附子引火归元，使阳纳于阴，石斛、麦冬、五味子滋补阴液，茯苓、菖蒲、远志开窍化痰，治上治下，而以治下为主。

肉桂、附子于补肾阴药中温肾阳，引火归元使阳纳于阴中。用量宜小，临床用于治疗中风后遗证甚效，不用桂附则疗效较差。

张景岳指出本症为“非风”、谓本病乃“阴亏于前，阳损于后，阴陷于下，而阳泛于上，以致阴阳相失，精气不交，所以忽然昏愦卒然仆倒……。”故脑基底动脉硬化，供血不全及缺血性中风，出现之手颤、肢麻、舌硬、健忘、眩晕一系列虚风内动之证候，皆从补肾入手，而补肾又当兼顾肾中之阴阳，使其保持相对的平衡，不致偏胜则效。

中风七方

适应症：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口角流涎，语言不清，小便频数，全身无力，短气自汗，脉虚或缓弱，舌淡润。

诊断：中风（气虚类中风、脑血管意外后遗症）

辨证：属于气虚类中风，气为血之帅，气虚无力推动血液运行，偏注一侧，出现半身瘫痪等症。

治法：补气活血通络。

处方：黄芪100克 川芎15克 赤芍15克 归尾15克 地龙15克 桃仁15克 红花15克 丹参20克 水煎服。

本方适用于缺血性中风，属于气虚血滞所致之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语言蹇塞等症。由于病机非风、痰、火，故不用祛风豁痰及清火之品，而以补气、辅以归尾、川芎、赤芍、桃仁、红花、地龙等活血通络，合之可使气旺血行，瘀去络通诸证自可渐愈。

本方黄芪为主，用量一般以100克为宜，但黄芪量大，又

连续用，常出现胸脘痞满，可稍佐理气之药，如陈皮、枳壳、香元之类。又黄芪性温，用量多时，易出现口干、咽干热症，可加麦门冬、花粉、石斛等滋阴清热。

余用此方治疗脑动脉血栓形成后遗症屡效，尤以肢体功能恢复较明显。虽血压高，但辨证不属肝阳上亢及风痰热者亦无碍。

益气聪明汤，原为东垣方，治疗中气不足，清阳不升而造成的目生内障，视物昏花和耳鸣耳聋等症，方由黄芪、人参、葛根、蔓荆子、白芍、黄柏、升麻、炙草组成。以之治疗脑动脉硬化，供血不全出现之眩晕，视物不清，面色白，脉弱息微，辨证属气虚清阳不升者，常收满意疗效。方中亦重用黄芪与本方方义相近。

《证治准绳》谓：“卒仆偏枯之症，虽有多因，未有不因真气不周而病者，故黄芪为必用之君药，防风为必用之臣药，黄芪助真气者也，防风载黄芪助真气以周于身者也。”此论阐明了黄芪治偏枯之药理作用。

综上所述，中风一证，主要呈现本虚标实，上盛下虚的证候。临幊上根据轻重缓急的不同，而又有在经络，在脏腑之分，闭证、脱证之别，以及急性期与后遗证的不同。在治法上，根据不同情况，运用上述七方，配合针刺，可收到一定的效果。但这只是个人之管见，谈不上是经验。对中风一病，还有待于今后深入的研究。后附真中风、类中风验案几则，供参阅。

中风病例

例一：张某，女，39岁，工人。1976年7月11日初诊。

主诉：因其母在克山县病重，闻讯之后，着急上火，急赴克山。旅途过劳，回哈中途，突然不能说话。经针灸治疗，约10小时后，始能言语。但舌强硬，说话吃力，右上下肢麻木，